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天列傳第六十九

楊綰

子植植再從兄倭

常袞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為戶部侍

郎國子祭酒父侃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

惠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

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

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

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立理沉靜寡欲常



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  
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  
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于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  
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博通  
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  
食既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  
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  
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卽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  
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悅拜  
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

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  
解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爲品秩同列給受宜均  
悉平分之甚爲時論歸美再遷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  
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  
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  
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  
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  
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綰虛誕終取擯於鄉  
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  
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



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旣深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勝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

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顛顛向化皆延頸舉踵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間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義試日



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對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旣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卽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

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綰同尚書左丞至議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



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  
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艷豈  
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  
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  
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  
者何謂忠信之凌頹恥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  
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  
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  
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

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  
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  
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  
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  
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  
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  
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  
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  
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  
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



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  
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  
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  
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  
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  
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旣宅  
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  
蹤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爲  
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  
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

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百緣官族所在耕築地  
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  
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  
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  
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  
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  
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祿  
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  
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  
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



舊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 六十一  
青青不復與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  
不是過也李廙等議與綰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  
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  
歲奉詔仍勅禮部郎具條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  
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乃詔  
孝廉與舊舉兼行綰又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  
其孝悌力田宜有實狀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  
恐長僥倖之路詔停之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覈  
人物以公平稱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  
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

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汚太學  
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爲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  
之載貪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久  
在樞衡未卽罷遣仍遷綰爲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  
禮久廢藉綰振起之也亦以觀其効用是年三月載伏  
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  
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  
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綰不敢辭綰素以德行  
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  
史中丞崔寬劾南四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



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  
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縮拜相座內音樂減散  
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  
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  
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縮有宿痼疾居職旬日中風  
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時釐  
革舊弊唯縮是瞻恩過莫二縮累抗疏辭位頻詔敦勉  
不許及縮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書御醫旦夕  
在側上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  
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王者之於大臣也

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叅於軍國之重敘以陰陽之  
和歿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祿以絀冕  
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縮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  
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  
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  
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  
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條職同休頃以任  
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風



既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異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未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家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又詔文武百寮臨於其第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弔贈絹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歛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諡曰文貞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諡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踈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綰儉薄自



樂未嘗留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縮一覽究其精理雅尚立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縮言必立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崔祐甫字貽孫祖暉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謚曰孝

公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同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省事數爲宰相常袞所侵祐甫不從袞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袞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猫鼠同乳不相爲害以爲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袞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



甫上奏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在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旣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游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

貓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徼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袞益惡祐甫代宗初崩發哀於西宮袞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音而袞輒哀慟涕泗或中墀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悅及袞與禮司議羣臣喪服曰案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延之旣葬而除約四月也高宗崩服絕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羣臣實



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  
準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但言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  
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  
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日也袞曰案賀循  
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寮之例  
祐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  
豈胥徒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  
榮受殊寵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  
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旨可改孰不可袞堅諍不服  
而聲色甚厲不爲禮節又袞方哭於鈞陳之前而袞從

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袞聞  
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爲  
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爲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  
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  
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  
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  
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敕至於密勿之議則  
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袞循舊事代  
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敕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  
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



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袞誣罔是日百寮直經序  
立於月華門立貶袞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  
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  
郎修國史仍平章事上初卽位庶務皆委宰司自至德  
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啓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之  
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  
書卓英倩李待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  
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  
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  
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

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  
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  
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  
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  
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  
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  
在於此上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  
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  
召駕鶴與語留連之琇珪已赴軍前視事矣時李正己  
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



已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錫賚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爲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臥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諡曰文貞無子遺命猶子植爲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謇謇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

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植旣爲相上言出繼伯父亂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爲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敕書極諫而止鎛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權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擡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



罪罽而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長慶  
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  
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  
之間繼有內難玄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明最盛歷年  
長久何道而然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  
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  
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  
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  
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守文繼體嘗經天  
后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

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  
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  
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冲漠開元  
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旣無座右  
箴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  
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  
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州卽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  
茲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旣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爲元  
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  
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絺履革舄



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卽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爲事實且耕蠶之勸出自人力用旣無度何由以至富強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

約之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爲難耳憲宗皇帝削平羣盜河朔三鎮復入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仍懼部將搆亂乃籍其豪銳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列杜元穎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羈旅窮餓日詣中書乞官殊不介意及張弘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克融囚弘靖害賓佐結王延湊國家復失河朔職植兄弟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太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植雖器量謹厚而無開物成務之才及喪師異方天下尤其失策凌字德長祖濤



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濤生儀甫終大理丞卽俊之父以門蔭由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爲賓佐坐事沉廢久之復以選授宣州錄事叅軍觀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俊辭而不受李異鎮江西奏爲副使得監察裏行又從異領使爲河陰院鹽鐵留後入爲侍御史尋改膳部員外充轉運判官入爲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兩稅使賜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爲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賈通流

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俊再從弟植爲宰相俊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元歸國命田弘正移帥鎮州弘正之行以魏卒二千爲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爲變擾累表請留魏卒爲綱紀其糧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臣議俊固言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爲事例不可聽從弘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弘正遇害穆宗失德俊黨方盛人不敢糺其罪罷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鳳翔節度等使不朞歲召爲河南尹時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戶部尚書歸第明年暴卒輟朝一日贈太子少



保謚曰肅俊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時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恃已之廉見賊汙者如讎焉子巖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文獻清尚書出爲常袞京兆人也父無爲三原縣丞以袞累贈僕射袞天寶末舉進士歷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寶應二年選爲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爲舍人時稱爲常楊性清直孤絕不妄交遊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爲不可時朝廷多事西北邊虜連爲寇盜袞累上章陳其利害代宗甚

顧遇之加集賢院學士大曆元年遷禮部侍郎仍爲學士時中官劉忠翼權傾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勳恩寵莫二各有親戚干貢部及求爲兩館生袞皆執理人皆畏之元載之得罪令袞與劉晏李涵等鞠之獄竟拜袞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崇文弘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綰弘通多可袞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袞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袞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月俸爲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叅唯止給三十千袞惡少詹事趙基



遂給二千五百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  
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  
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無幾楊綰卒袞獨當政故事  
每日出內厨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袞特請罷之  
迄今便爲故事又將故讓堂封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  
者以爲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  
宜辭祿食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咨  
訪政事以自廣也袞又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旣懲元載爲政時公道梗澁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  
者無因入仕袞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

權與匹夫等尤排擯非辭登科第者雖窒賣官之路故  
事大致壅滯代宗旣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  
袞與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議諡綰爲文貞袞微  
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過甚端坐黜官時旣無  
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袞以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事去就及其  
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選  
事所擬官又多駁不時袞散官尚朝議又無封爵郭子  
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南郡公及  
代宗崩與祐甫爭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換祐甫河



南少尹再貶爲潮州刺史楊炎入相素與衮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四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五久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爲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遽致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爲相之顯者茂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諡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爲美談崔祐甫除吏八百人無間言開物成務之才滅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權餘旬日而薨貽孫未暮年而逝邃古已來理世少而

亂世多其義在茲矣常衮之輩不足云爾  
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乎不永時哉可哀



年遷福建觀察使  
 僕射有文集  
 史臣曰  
 遷致移風易俗  
 度國斯道也  
 縮拜相  
 色矣  
 贊曰公辭謝  
 命乎不  
 故四哀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楊綰傳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

闕○臣德潛

按新書選

舉志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照此增入

於本朝  
 左衛大將軍  
 柵北築城仍改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舉志並士吐絲文世... 人  
賦餘尊又奏並士吐文... 書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太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洎撰

常列傳第七十八門南文鼓... 四干皆... 之

郭子儀子耀晞暖曙晤映晞子鋼不共... 對

郭子儀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

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

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八載

於木刺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拜

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

柵北築城仍改橫塞衛為天德軍子儀為之使兼九原



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十月以子儀爲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陘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年正月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顏杲卿河北郡縣皆爲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斬僞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

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河祿山聞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戰敗之斬賊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是月哥舒翰爲賊所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爲朔方留後



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卽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焉詔以子儀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關輔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爲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許之兵及陳濤爲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殫唯倚朔方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

行在子儀與迴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陣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走安邑安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



齊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死傳  
三  
滴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藩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子儀奉元帥爲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迴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

聞歸仁等敗是夜奔陝郡翌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歡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羣臣稱賀帝以宗廟被焚悲咽不自勝臣寮無不感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迴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迴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迴紇來卽時大敗僵屍遍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



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僞侍中陳希烈僞中書令張洎等三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南賊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二月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僞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敕百寮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北庭行營節度李嗣

業襄鄧節度使魯炅荆南節度李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旣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僞鄭王安慶和



以獻遂收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于愁思岡賊軍又  
敗乃連營圍之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匹求救於史  
思明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衆赴之營  
于滏陽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  
僞稱燕王王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  
春竟未被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  
二月思明率衆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炁  
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炁中流矢于  
儀爲使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跬  
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

累積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  
橋有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爲東都畿山南東道  
河南諸道行營元帥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  
不振媒孽之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  
元帥李光弼副之委以陝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  
失兵柄乃思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  
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  
子儀邠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仍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  
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  
上元元年九月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



令率英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爲朝恩所間事竟不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邠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臥內

謂子儀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四萬匹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四月代宗卽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旣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敕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冊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



家國俾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不斷再造區  
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工柄外敷邦教內調鼎  
飴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  
詆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貳皇  
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  
久妨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  
天寒劍坼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水傷骨跋涉難阻出  
沒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勤勞  
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至時  
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

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五十卷味  
死主進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  
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代宗以子儀頃同患難  
收復兩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王率  
師進討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  
裴茂來瑱子儀旣爲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梁  
崇義據襄陽叛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迴紇吐蕃之  
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  
與蕃軍爲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渭而南  
緣山而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于盤屋自辰



至西殺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主計無  
所出遽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  
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  
詔部下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產以助軍至咸陽蕃軍  
已過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  
還京至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沿路遂以四  
百騎叛仍逼豐王已下上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  
遇之詰豐王等所向遂護送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  
山至商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人招輯亡逸  
其軍漸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

立帝號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  
羽林軍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爲前鋒營於韓公堆  
盛張旗幟鼓鞞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  
陰結少年豪俠以爲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  
惶駭而去大將李忠義先屯兵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  
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滄西射生將王撫自署  
爲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  
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  
振東宮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  
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



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嶠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

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鑿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旣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



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烟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于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

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迨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鑿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是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并汾諸縣以爲已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



使出鎮河中蕃戎既退僕固懷恩部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棄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月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已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已來紀綱寢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

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卽敘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迴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子儀出鎮奉天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



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對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攜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

賜隆厚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辭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紉逃羣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褊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子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



慈俯停新命答詔不允翌日敕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  
視事詔宰相百寮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  
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臣伏以尚書令  
武德之際太宗爲之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  
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  
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  
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  
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況久經兵亂  
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爛  
羊之謠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

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  
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  
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  
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  
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  
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敘太平之業可得而復  
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手詔答曰  
優崇之命所以報功總領之司期於賦政卿入居台鉉  
出統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難靖羣氛於海表凝庶績  
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簡人難其易爾易其難



所以命掌去聯首茲百辟顧循時議僉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之道語政理之源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遣內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牀蓐珍玩之具時蕃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爲內地常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党項羌渾奴刺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先發數萬人掠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繼其後迴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

恐天子下詔親征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盤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軍屯苑內京城壯丁並令團結城二門塞其一魚朝恩括士庶私馬重兵捉城門市民由竇穴而遁去人情危迫是時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



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

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於是迴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子儀說迴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馬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于鳴沙羣虜無所統攝遂許諾乃遣首領石野那等入朝子儀遣朔方兵馬使白元光與迴紇會軍吐蕃知其謀是夜奔退迴紇與元光追之子儀大軍繼其後大破吐蕃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斬首五萬生擒萬人收其所掠



士女四千人獲牛羊駝馬三百里內不絕子儀自涇陽入朝加實封二百戶還鎮河中大曆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謀叛帝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往河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請爲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奉詔大閱軍戎將發同華將吏聞軍起乃斬智光父子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恩出羅錦二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九月吐蕃寇涇州詔子儀以步騎三萬自河中移屯涇陽十月蕃軍退至

靈州邀擊敗之斬馘二萬十二月盜發子儀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還河中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詔子儀率師五萬自河中移鎮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於靈武十月子儀入朝還鎮河中時議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八年十



月吐蕃寇涇州子儀遣先鋒兵馬使渾瑊逆戰于宜祿不利會馬璘設伏於潘源與瑊合擊大破蕃軍俘斬數萬計迴紇赤心賣馬一萬匹有司以國計不充請市千匹子儀以迴紇前後立功不宜阻意請自納六年俸物充迴紇馬價雖詔旨不允內外稱之九年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

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闚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爲力入近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牒賊疑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強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橫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闊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



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  
可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  
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中教之戰陣則軍  
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  
年今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詔曰卿  
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德宗卽位  
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  
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  
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弟女婿拜官者十餘人建  
中二年夏子儀病甚德宗令舒王誼傳詔省問及門郭

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荅拜子儀臥不能興以手叩頭  
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五德宗聞之震悼  
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  
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釐庶績  
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  
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爲師增周公之位盛業  
可久歿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尚父  
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如神昔天寶  
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爲戎公能扶翼肅宗載  
造區夏於國有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驅除安社



稷必有於絳侯定羌戎無踰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  
涇陽降十萬之虜勳高今古名讐夷狄而勞乎征鎮二  
紀于茲頃以春秋旣高疆場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  
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  
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勳賢之德膏盲  
生疾藥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  
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爲  
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體望尤重斂以袞冕旌  
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墓表文終之德象山追  
去病之勳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之禮有司備焉可

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冊命賻絹三千匹布  
三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丈八而詔特加十  
尺羣臣以次赴宅弔哭凶喪所須並令官給及葬上御  
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寮陪位隕泣賜諡曰忠武配饗代  
宗廟庭子曜盱晞咄晤暖曙映等八人壻七人皆朝廷  
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辨領之而已叅佐  
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昇朝秩貴位勒其姓名於  
石今在河中府人士榮之史臣裴洎曰汾陽事上誠蓋  
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前後遭羅  
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方臨戎



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代宗幸  
陝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  
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難  
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  
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  
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六皆遏絕獨子儀封  
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  
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  
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  
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

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六中通永  
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  
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  
大臣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校中書令考三  
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  
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  
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讒怒誣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  
杖殺之物議爲薄曜子儀長子性孝友廉謹子儀出征  
於外留曜治家少長于人皆得其所諸弟爭飾池館盛  
其車服曜以儉朴自處累遷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子儀



道通四子姓氏  
罷兵柄乃遍加諸子官以曜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  
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  
散諸昆弟子儀薨後楊炎盧杞相次秉政姦諂用事尤  
忌勳族子儀之婿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  
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許細過相次貶黜曜家大恐賴宰  
相張鎰力爲庇護姦人幸其危懼多論奪田宅奴婢曜  
不敢訴德宗微知之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父皇  
家嘗誓以山河珠之金石卅世之誓其可忘也其家前  
時與人爲市以子儀身歿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  
得爲理詔下方已曜居喪得禮若儒家子服未闋寢疾

或勸其茹葱薤曜竟不屬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贈太子  
太傅晞子儀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初以戰功  
授左贊善大夫從廣平王收復兩京晞力戰於香積寺  
陝西皆出奇兵尅捷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後  
河中軍亂殺節度使李國貞荔非元禮於絳詔以子儀  
爲河東關內副元帥鎮絳州時四方擾叛多逐戎帥子  
儀至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  
選親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  
日叛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  
誘吐蕃迴紇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以援邠州



與馬璘合勢大破蕃軍其年冬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于涇北子儀令晞率步卒五千騎軍五百出西南掩擊之晞以兵寡不敵持而不戰及至晡晚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獯虜斬首五千級是時連戰皆捷詔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不受永泰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大曆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丁父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禁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初晞兄曜襲父代國公實封二千戶及曜卒詔曰

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玄道光下土積其善慶垂裕無窮雖嫡長云殂支宗斯盛汾陽舊邑盍有丕承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戶曖夙稟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榜攄美金章繼撫先封允宜聽復曖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并弟右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曙太子諭德映等並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誠其實封二千戶宜準式減半餘可分襲曖可襲代國公仍通前襲三百戶晞可二百五十戶曙可五十戶通前三百七十戶映可二百三十五戶尋又詔尚父



子儀男晞曖映曙四人所襲實封各減五十戶以賜郭  
曜男鉉郭晤男鏞各襲一百戶晞至行在復檢校工部  
尚書太子詹事從駕還京改太子賓客晞子鋼爲朔方  
節度使杜希全賓佐希全以鋼攝豐州刺史晞以鋼幼  
弱恐不任邊職貞元七年晞上章請罷鋼官德宗遣中  
使召之鋼疑以他事見攝乃單騎走入吐蕃蕃將見鋼  
獨叛不納置之筏上流入黃河令歸杜希全得之送赴  
京師賜鋼自盡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復授太子賓客貞  
元十年卒贈兵部尚書晞次子鈞鈞子承嘏別有傳曖  
子儀第六子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時昇

平年亦與曖相類大曆中恩寵冠於戚里歲時錫賚珍  
玩不可勝紀大曆十三年有詔毀除白渠水支流碾磴  
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磴兩輪郭子儀私禮兩輪所  
司未敢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公主曰吾行此詔  
蓋爲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爲衆率先公主卽日命  
毀由是勢門碾磴八十餘所皆毀之曖檢校左散騎常  
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令出入旣而朱泚  
之亂不知車駕幸奉天爲賊所逼欲受僞官曖辭以居  
喪被疾旣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  
喜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



常侍從駕至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員貞元中帝爲皇孫  
廣陵郡王納曖女爲妃曖貞元十六年七月卒贈尚書  
左僕射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贈虢國大長公主  
諡曰懿廣陵王卽位爲憲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和  
十五年穆宗卽位尊郭妃爲皇太后詔曰追遠飾終先  
王令典況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流  
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尊親親於是乎在皇太  
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於  
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修一德歷仕三朝建中末年屬  
有大難畢力扈駕忘軀卽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高

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啓塗山之祚肆予小  
子獲纘大業未展定申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師  
用光縟禮可贈太傅曖子釗銚銛曙代宗朝累歷司農  
卿居父憂建中三年冬舒王誼爲淮西山南諸道大元  
帥以曙檢校左庶子爲元帥府都押牙京城亂從幸山  
南轉太府卿隨駕還京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貞元末卒  
釗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母昇平長公  
主代宗朝釗爲外孫恩寵踰等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  
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爲左金吾衛大將  
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



充邠寧節度使數歲檢校戶部尚書入爲司農卿釗大勳之後姻聯戚里而謙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臨民無驕怠之色無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穆宗在東宮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釗釗曰殿下身爲皇太子但旦夕視膳謹守以俟又何慮乎迄今稱釗得元舅之體穆宗卽位冊皇太后南內推崇外氏以釗兼司農卿未幾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歲中換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釗歷踐藩鎮以汾陽冑亂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所莅簡約不撓其俗自

理敬宗卽位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徵釗爲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卽位加司空太和三年冬南蠻陷雋州遂寇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蠻軍已寇梓州諸道授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箠巔責以侵寇之意箠巔曰杜元穎不守疆場屢侵吾圍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爲太常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詔贈司徒子仲文仲辭縱母



昇平長公主大曆貞元之間恩禮冠諸主順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尚縱時縱與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爲德宗之所鍾愛故縱之貴寵焜耀一時順宗卽位改封德陽爲漢陽公主縱累官至衛尉卿駙馬都尉改殿中監穆宗卽位縱爲叔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城南有汾陽王別墅林泉之致莫之與比穆宗常遊幸之置酒極歡而罷賜縱甚厚俄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閑廡宮苑使從容貴位三十餘年而椒房之寵國舅之恩近代已來無有其比而縱恭遜虔恪不以富貴驕人士無賢不肖接之以禮由是中

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仍以其弟鈺代縱爲太子詹事充閑廡宮苑使仲文太和末爲殿中少監開成初詔仲文襲父太原郡公制下給事中封敕奏曰伏準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仲文襲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辭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卽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辭不合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戚里勳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奪宗之配實玷風教且仲文仲辭旣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請付臺勘當詔曰以



萬年縣尉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太皇太后姪不之罪  
尋以仲辭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  
襲封太原郡公尚饒陽公主又仲辭兄詹事府丞仲恭  
爲銀青光祿大夫尚金堂公主幼明尚父子儀之母弟  
也性謹愿無過不工武藝喜賓客飲讌居家御衆皆得  
其歡心以子儀勲業累歷大卿監大曆八年卒贈太子  
太傅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自關隴陷蕃爲虜所隔  
其四鎮北庭使額李嗣業荔非元禮皆遙領之昕阻隔  
亦五年建中二年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俱遣于  
朝德宗嘉之詔曰四鎮二庭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

部落國朝已來相次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絕忠義  
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將交修  
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  
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其  
將吏已下敘官可超七資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  
賜姓名時昕使自迴紇歷諸蕃部方達於朝又有袁光  
庭者爲伊州刺史隴右諸郡皆陷光庭堅守伊州吐蕃  
攻之累年兵盡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  
使知之贈工部尚書至矣再志王重光高一分又國叔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沒天祚



土德實生汾陽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  
荆榛七八年間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勳高一代及國威  
復振羣小肆讒位重懇辭失寵無怨不幸危而邀君父  
不挾憾以報仇讎晏然効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  
稷純臣自秦漢已還勳力之盛無與倫比而晞曖於縗  
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世  
贊曰猗歟汾陽功扶昊蒼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靜  
亂五福其昌爲臣之節敢告忠良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七十一

僕固懷恩 梁崇義 李懷光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  
僕固貞觀二十九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  
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爲蕃  
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  
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  
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特進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



皆以善格鬪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儀子討高秀巖于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卽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玠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迴

紇請兵結好迴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遣首領隨懷恩入朝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僞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率衆來援苦戰三日官軍敗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月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于清渠不利歸于鳳翔及迴紇使葉護帝得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肅宗乃



遣廣平王爲元帥以子儀爲副而懷恩領回紇兵從之  
汶水賊伏兵於營東懷恩引迴紇馳殺之匹馬不歸賊  
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  
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王曰將軍  
戰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  
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不取若使  
得衆復爲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爲王固止  
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反安夕四五起遲明謀  
至守忠等果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新店收兩京  
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

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元  
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  
行營破安太清下懷衛三州圍相州戰愁思岡凡經五  
月常爲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尋充都知  
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之乾元二年進封  
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又從李光弼守  
河陽破周又擒徐瑱王安太清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  
冠諸將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  
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爲鬪將懷恩爲人雄毅寡  
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



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爲帥以寬厚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爲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從李光弼史思明戰于邙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顧特異諸將至冬加工部尚書敕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寵之代宗卽位拜隴右節度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迴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爲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衆號十萬關中騷擾上使殿中監樂子昂馳於塞上勞之遇於忻州先是肅宗

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毗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卽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爲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卽令其母便發懷恩與迴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晉營于陝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爲中軍先鋒以懷恩爲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迴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迴紇左殺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



陝州節度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陳鄭節度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副元帥雍王留陝州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于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迴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內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拔賊死者數萬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旣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而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

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萬二千人轉戰于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乃收進東京及河陽城封其府庫僞中書令許叔冀王佑等承制釋之悉皆安堵懷恩留迴紇可汗營於河陽乃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衆乘勝逐北懷恩常壓賊而行至于鄭州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僞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拔滑州追破朝義于衛州僞睢陽節度田承嗣李進超李盧達等兵馬四萬餘衆又與朝義合據河來拒瑒連盤濟師登岸薄之賊黨悉奔長驅至昌樂縣東朝義率



魏州兵馬來戰又敗走達盧來降賊徒震駭於是相州  
僞節度薛嵩以相衛州洛邢趙降于李抱玉高輔成尚  
文哲僞恒陽節度李寶臣以深恒定易四州降于河東  
節度辛雲京朝義至貝州又與僞大將薛忠義兩節度  
合場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軍以俟變朝義領衆三萬  
并攻具來攻場令高彥崇渾日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  
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之其時迴紇又至官軍益  
振揚卷甲馳之大戰于下博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  
衝擊而崩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又走莫州於是河南  
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廷玉兗鄆節度

使辛雲京會師于下博進軍莫州城下朝義與田承嗣  
頻出挑戰大敗而旋臨陣殺其僞尚書敬榮朝義懼自  
分萬餘衆投歸義縣留承嗣守城於是淄青節度侯希  
逸繼諸將同爲攻守凡月餘日場與高彥崇侯希逸薛  
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朝義於歸義縣交鋒而賊潰屬  
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降欵場頓兵於其境遣懷仙分  
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溫泉柵窮蹙走  
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又降田  
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與諸將班師先是去冬郭  
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北



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仍加實封四百戶通前一千戶春又加太子少師充朔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仍與子五品官高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實封三百戶仍與太子五品官高彥崇太子賓客依舊朔方右廂兵馬使實封二百戶莊宅各賜一所與子五品官遂詔懷恩統可汗還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與迴紇可汗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壻疑其召戎閉關不報且懼可汗相

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戰無役不從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爲功無以讓至是又爲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州會中官駱奉先使于雲京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爲約逆狀已露乃與奉先厚結歡奉先迴至懷恩所其母數讓奉先曰爾等與我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先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先遽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爲令節奉先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馬是將害我



也奉先懼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馬奉先使  
迴奏其反狀懷恩累表請誅雲京奉先上以雲京有功  
手詔和解之懷恩遂有貳於我至七月改元廣德冊勳  
拜太保仍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并階仍實封五百  
戶僕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實封一百戶仍賜鐵券以名  
藏太廟畫像於凌烟閣尋以瑒爲御史大夫朔方行營  
節度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  
女嫁絕域再收兩京皆導引迴紇摧滅強敵而爲人媒  
孽蕃性獷戾怏怏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曰廣德元年  
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

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  
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  
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早沐國恩臣年未  
弱冠卽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場叨承先帝報  
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祿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  
裨決死靜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仗皇天之威神  
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周宸極不安海  
內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權誓雪國讐以  
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皆先士卒兄弟  
死於陣敵子姪沒於軍前九族之親十不存一縱有在



者瘡痍徧身況陛下潛龍之時親統師旅臣忝事麾下  
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未捐宮館之時臣頻立微效  
累霑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家便奪兵權逾年  
宿衛臣雖內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以日繼時命懸秋  
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繼續  
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之明杜絕衆多之  
口特拔臣於汧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遊魂返骸枯骨  
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効錐刃之功上答陛下再造  
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迴紇仗義而來士  
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姻婭令至太原祇迎

一切事宜許臣逐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尅  
復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  
時在洛陽卽被朝恩猜阻要爲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  
賊却迴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罄竭家產爲國周旋發遣  
外蕃貴圖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  
加諸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蕃夷怨怒早欲相  
讐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了迴至太原臣忝  
跡鼎司又承重寄奉先雲京曾無禮數閉關不出相看  
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遣一介知聞自以  
行事乖疎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謗黷妄起異端扇



動軍城以爲設備又臣從潞府過日見抱玉祇迎迴紇  
庶事用心懇稱家資罄於公用又與臣馬兼銀器四事  
臣與迴紇處得絹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贈今被抱  
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貺便爲結託之私貴在厚誣  
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採聽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  
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明夙夜三思臣罪  
有六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數軍兵圍不解臣  
不顧老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遂遣徵兵討叛使  
得河曲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一也臣男  
玠嘗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已旋即棄逆歸順却來

投臣臣斬之以令士衆且臣不愛骨肉之重而徇忠義  
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遠蕃爲  
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宇清平是臣不忠  
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場不顧危亡身先行陣父子効  
命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  
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使皆握強兵臣之  
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既定賦稅以時是臣不忠於國其  
罪五也臣叶和迴紇戡定兇徒天下削平蕃夷歸國使  
其永爲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寧干戈止息三聖山陵  
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六也臣旣負



六罪誠合萬誅延頸轅門以待斧鑕過此以往更無他  
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吳卒浮屍於江上  
大夫種霸越終賜劍於稽山唯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  
復何訴哉復何訴哉且葵藿尚解仰陽犬馬猶能戀主  
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顏豈暫心離魏闕  
誠恐以忠獲罪龜鏡不遙頃者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  
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況來瑱功業素高人多所忌不  
審聖衷獨斷復爲姦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罹斯禍諸道  
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聞追詔數人並皆不至  
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是臣不忠只爲回

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先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  
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蒙蔽聖聰人皆懼  
死誰復敢言臣義切君臣志憂社稷若無極諫有負聖  
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鑊況今西有大戎背亂東有吳越  
不庭均房羣盜縱橫鄜坊稽胡草擾陛下不思外禦而  
乃內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航納賚天下至大  
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云與  
驃騎商量曾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  
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  
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却信嫉妬



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毀黷弓藏鳥盡兔死犬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關鍵大開收馬放羊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糧勸課農桑務安黎庶有何狀跡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爲馬陛下儻斥逐邪佞親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邊之戎不足爲患梗命之寇將復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覩聖顏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

將士留連臣今便託巡晉絳等州於彼遷延且往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臧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即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鄙臣愚慮不顧死生輕觸天威戰汗無地九月圭以迴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慶旣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說之曰公以讒



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  
公不見來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  
誅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爲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  
又不可遵慶復命御史大夫王翊自迴紇使還懷恩與  
可汗往來恐洩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衆攻雲京雲  
京出戰場大敗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尚書右  
丞顏真卿請奉詔召懷恩因以真卿爲刑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  
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  
陛下避狄于陝郊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

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  
辭順今陛下攘去犬戎卽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  
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  
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  
將士皆子儀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  
喻以逆順禍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僕  
固瑒已爲朔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  
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  
衆聞子儀到束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  
命其衆復振上念其勳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



終不從其母月餘日竟以壽終又遙授太師兼中書令  
大寧王餘並停是秋爲鄉導誘吐蕃十萬人寇涇邠州  
祭來塤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儀拒  
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  
蕃衆號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衆自北道先寇醴  
泉奉天任敷鄭庭郝德自東道寇奉先同州羌渾奴刺  
之衆自西道寇盩屋鳳翔朝廷大駭詔遣郭子儀屯涇  
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  
屯中渭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屋李抱  
玉屯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

屯苑中下詔親征懷恩領迴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  
鳴沙縣遇疾昇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  
而葬之張韶代領其衆爲徐璜玉所殺璜玉領其衆又  
爲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迴紇進寇涇陽諸軍堅壁  
不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迴紇爭長自  
相疑貳莫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  
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迴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  
自効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敗走  
羌渾又多降於李抱玉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  
之衆爲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餽軍適幸天亡而上爲



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  
爲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閏十  
月懷恩姪名臣領千餘騎來降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鈎  
後爲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累遷  
爲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  
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來襄州與同列李  
昭薛南陽相讓爲長不決諸將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  
可遂推崇義爲帥寶應二年三月崇義殺昭與南陽以  
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以襄州荐履兵禍屈法舍

容姑務息人也歷御史中丞大夫尚書遂與田承嗣李  
正己薛嵩李寶臣爲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  
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然於羣兇地最褊兵最少  
法令最理禮貌最恭其地跨東南之衝數有王命之所  
宣洽故其人知化所親嘗勸其來朝崇義曰吾本帥來  
公有大勳庸當上元中以闔豎讒譱逡巡稽召及代宗  
嗣位不俟駕行旋見誅族今吾釁盈而事久若之何見  
上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崇  
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爲變崇義聞之  
請罪昔坐決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



初劉文喜作難舟嘗入其城說利害文喜拘之會帳下殺文喜而降四方反側者聞之謂舟必能覆軍殺將是以皆惡及舟至又勸其入覲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二年春發五使宣諭諸道而舟復如荆襄崇義慮有變拒境不納上言軍中疑懼請換他使繇是益不安兇謀日深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羣兇方自疑阻朝廷將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乃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兼授其裨將蘭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崇義益恐怖誤持滿而受命蘭杲奉詔書又不敢發馳詣崇義請命崇

義益疑懼對著號哭不受詔由是徵四方兵使希烈統擊之崇義乃發兵攻江陵以通黔嶺及四望大敗而歸遂屯襄鄧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無遺噍旣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崇義使將翟暉杜少誠迎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復合於涑口又破之二將求降希烈受之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老小閉壁將守者斬關爭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義與其妻投井而死傳首闕下其親戚希烈皆戮之選其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常爲朔



方列將以戰功賜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  
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上元中累遷試太  
僕太常卿主右衙兵將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朔  
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實封三百戶大曆六年兼御史中  
丞間一年兼御史大夫加爲軍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  
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  
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十二年以母憂罷  
職明年起復本官仍兼邠寧慶三州都將德宗卽位罷  
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復  
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晉絳慈隰

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先是懷光頻歲  
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  
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矣建中初涇原四鎮節  
度使段秀實爲宰相楊炎所惡徵爲司農卿上將復城  
原州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使時  
懷光挾私怨新誅殺朔方舊將溫儒雅等數人涇州軍  
士咸畏之劉文喜因衆不欲遂以城叛詔朱泚與懷光  
將兵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  
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  
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戶邠寧節



度等使如故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朱滔  
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  
一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  
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愜山爲滔等所敗復爲悅決水  
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尋加同平章  
事益實封二百戶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明年十月涇  
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旣僭大號遣中使馳告河北  
諸帥懷光率軍奔命時屬泥淖懷光奮厲軍士道自蒲  
津渡河敗泚騎兵於醴泉直赴奉天前數日先遣裨將  
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塹呼城上人曰朔

方軍使也乃以繩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  
上在重圍中守拒益急旣知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  
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泚兵於魯店泚乃解兵還走  
入城懷光性麤厲疎復緣道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等  
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等  
微知之懼甚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可  
許至奉天德宗從之懷光屯軍咸陽數上表暴揚杞等  
罪惡上不得已爲貶杞趙贊白志貞以慰安之又疏中  
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殺之懷光旣不敢進軍遷延  
自疑因謀爲亂初詔遣崔漢衡使於吐蕃出兵佐收京



城蕃相尚結贊曰蕃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爲信今奉制書無懷光名署故不敢前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軍懷光堅執言不可者三不肯署制詞慢且謂贄曰爾何所能興元元年二月詔加太尉兼賜鐵券遣李昇及中使鄧鳴鶴齎券喻旨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詞氣益悖衆爲之懼時懷光部將韓遊瓌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瓌書約令爲變遊瓌密奏之翌日懷光又使趣之遊瓌復奏聞數日懷光又使趣遊瓌爲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須引避由是上遽

幸梁州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於好時其下頗多攜貳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懷光虜無所得益疑懼不自安居二旬乃驅兵分爲部隊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將孟涉段威勇自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懷光不能遏韓遊瓌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已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上於是授遊瓌休顏節度使乃除懷光太子太保罷其餘官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皆不奉詔四月懷光至河中途偷有同絳等州按兵觀望李晟旣收



復京師上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詔徵之懷光素服受命巢父乃宣言於衆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懷光左右皆胡虜因發怒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自是繕兵益修守拒上還京師以侍中渾瑊爲河中節度副元帥將兵討懷光瑊復破同州屯軍不進數爲懷光所敗時仍歲旱蝗京師初復經費不給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時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帥與瑊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鄜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光燧率軍拔絳州至寶鼎慮懷光西走唐突京邑乃捨軍朝京師旣還與瑊先自河東而

降其驍將尉珪徐庭光統諸軍以圍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勣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瑋刃其弟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尋詔以男一人爲嗣賜莊宅各一所仍還懷光屍首任其收葬妻子並徙澧州五年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絕義之弘也昔蔡叔圮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亂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



興涿鹿之功徵師未達于諸侯衛士且疲于七萃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棄同卽異捨順効逆爲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音益厲狝突莫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衆棄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矣以其前効猶在孤魂無歸懷之况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惠冀以化成保合太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十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授首其子瑤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勳哀其絕後乃命承緒繼之

史臣曰僕固懷恩李懷光咸以勇力有勞王家爲臣不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雲京駱奉先盧杞白志貞輩致彼二逆貽憂時君亦可謂國之讒賊矣梁崇義旣無令始又無善終與妻投泉何塞其咎

贊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凶終一致崇義多



姦國家所棄迷而亡歸自速其斃

無命故又無善終與妻對泉回塞其谷

輩姪姪二並謂曼部昏亦回謂國之弱類矣梁崇善酒

絲殺許又勸其罪大矣然半雲京師奉大盪沐白志貞

史臣曰勸固勸恩李勣次風以厚以齊後王家無臣不

代命承繼繼之

王為其姑上封林其及以云云

昔爾父之靈王命所歸其于批如善昔及批妻

祖志爾其封故受凡宜代承家後歸以善之數國亂無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實不新朝其人並辜宰罪素媯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考證

僕固懷恩傳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汶水○沈炳震曰按

西京無汶水回紇傳作澶當從傳

公不見來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

誅○句疑有誤新書云二臣功高不賞瑒已及誅文

義較明

張韶代領其衆為徐璜玉所殺○新書回鶻傳韶為懷

恩囚死







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廣德二年十月擒南山賊帥高玉以獻永泰二年正月獻名馬二絲絹雜貨共十萬匹是月兼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西川崔旰殺郭英又獻誠率衆戰於梓州爲旰所敗獻誠僅以身免大曆二年四月獻誠以疾上表乞歸私第仍薦堂弟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獻恭以自代詔許之以獻誠檢校戶部尚書知省事八月獻誠以疾抗疏辭官無幾卒於私第獻恭守珪之弟守瑜子累以軍功官至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代獻誠爲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大

曆十三年七月獻恭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建中二年正月加檢校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三年正月爲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經略招討使四年七月與渾瑊盧杞司農卿段秀實與吐蕃尚結贊築壇於京城之西會盟如清水之儀興元元年六月轉檢校吏部尚書仍與一子正員官盧杞移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獻恭因入對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德宗不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之良臣望特優異德宗顧謂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奈士庶失望何獻



恭守正不撓也如此獻甫守珪弟左武衛將軍贈戶部尚書守琦之子獻甫少隨諸兄從軍初爲偏裨以軍功累授試光祿卿殿中監河中節度副元帥都知兵馬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建中初從節度使賈耽征梁崇義於襄漢以功加太子詹事及幸奉天興元獻甫首至從渾瑊征討有功及復京邑入爲金吾將軍時李懷光未平吐蕃侵擾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民悅之貞元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

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從之貞元四年九月吐蕃將尚志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獻甫率衆禦之斬首百餘級吐蕃遁邊城貞元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獻恭子煦嘗隨獻甫征討積戰功累遷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逐出節度使李進賢而屠其家殺判官嚴澈憲宗怒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許以便宜擊斷九年正月賜絹三萬匹以助軍資河東節度使王鐔遣兵五千會煦於善羊柵詔煦入振武誅作亂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乃定是歲十二月卒贈太子



太保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內副元帥郭子儀副使知朔方節度營田押諸蕃部落等使嗣恭披荆棘以守之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倔强不受制嗣恭稱疾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大曆六年七月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魚朝恩誅希暹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

元載受賂遣江南効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卽日杖殺識者稱之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使分其務瑤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義勇得八十人以撓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築爲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爲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



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及德宗卽位楊炎受其貨始敘前功除兵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加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徵至京師卒時年七十歲廢朝三日贈左僕射子恕字體仁初嶺南衙將哥舒晃反詔嗣恭自江西致討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十爲懷州刺史久之轉京兆少尹監門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教練招討等使其後爲鄜坊觀察使太子詹事坐事貶吉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以右散

騎常侍致仕卒年七十三贈洪州都督恕私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曲環陝州安邑人也父彬爲南使正監因家於隴右以環故累贈兵部尚書環少讀兵書尤以勇敢騎射聞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黃河九曲洪濟等城累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襄陽節度魯炅守鄧州拒賊將武令珣戰數十合環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又從李抱玉守河陽南城尋將兵守澤州破賊驍將安曉敕特



拜羽林將軍又將別部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北  
累轉金吾大將軍並同正員隨李抱玉移軍京西大曆  
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常卿上初嗣位吐蕃  
大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往大破戎虜收七盤  
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環大振功名而還加  
太子賓客賜以名馬與諸將討涇州叛將劉文喜平之  
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隴兩軍都知兵馬  
使時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環與劉玄佐同救援累破  
李納逆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月加檢  
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

諸軍守固寧陵陳州大破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逆黨  
三萬五千入擒其驍將翟暉以獻希烈因遁歸蔡州環  
以功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加環兼許  
州刺史陳許等州節度觀察加實封三百戶陳蔡二州  
以希烈擾亂遭剽劫頗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  
身恭儉賦稅均平政令寬簡不三二歲襁負而歸者相  
屬訓農理戎兵食皆豐羨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卒時  
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崔漢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寬博善與人交釋褐授沂州  
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奏署掌記累遷殿中侍御史



大曆六年拜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吐蕃副使還遷右  
司郎中改萬年令建中三年爲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  
充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相尚  
結息忍而好殺以常覆敗於劍南思刷其恥不肯約和  
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  
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約和好期以  
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戊申以漢衡爲鴻臚卿四年  
吐蕃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上居奉  
天吐蕃遣帥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  
部尚書兼祕書監西京留守無幾真拜兵部尚書爲東

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明年爲幽州宣慰使所至皆  
稱職貞元三年副侍中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涼吐蕃  
背約瑊僅免時無備預在會免者什無一二士卒死者  
以千數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結贊令召之以頻使  
於蕃結贊素信重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  
遣五騎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檢校吏部尚書晉慈隰  
觀察使尋加都防禦使十一年四月卒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爲步軍先鋒  
嘗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秉  
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爲右先鋒兵馬



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嘗冠軍鋒以功授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  
赴難以朝晟爲左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  
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于河中朝  
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遊瓌退于邠寧懷光以嘗在  
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  
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于懷光朝晟父懷  
賓爲遊瓌將因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遊瓌卽日使  
懷賓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除遊瓌邠  
寧節度使間謀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

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繫之及諸軍進  
圍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  
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爲遊瓌都虞候  
時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營於軍中後詔  
徵遊瓌宿衛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檢校刑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代韓遊瓌初遊瓌以  
吐蕃犯塞自將兵戍寧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  
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怠畏張獻甫之嚴因遊瓌夜出  
衙內千餘人遂叛掠且因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  
希朝爲節度朝晟時爲都虞候初逃於郊翌日乃來給



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諸將謀  
誅首惡者乙卯朝晟率諸將經數日以告曰前請者不  
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各  
言戎首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斬  
之乃定上擢希朝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獻甫入奏朝  
晟功加御史大夫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  
統士馬鎮木波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  
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大夫如故十年春朝  
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  
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

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  
役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卽蕃戎來  
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  
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乘障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  
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蚘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  
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  
聞詔置祠焉十五年二月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  
以防秋移軍寧州遘疾來年正月卒史中丞衣戲味蕃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也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試大理  
評事累贈兵部尚書澤長於河朔相衛節度薛嵩奏爲



磁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禮部侍郎  
于邵厚遇之與楊炎善薦爲補闕歷都官員外郎澤好  
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  
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鎰  
與吐蕃會盟於清水遷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節度  
行軍司馬時李希烈背叛詔以普王爲行軍元帥徵澤  
爲諫議大夫元帥行軍右司馬屬駕幸奉天普王不行  
澤改右庶子兼中丞復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尋代賈  
耽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澤  
有武藝每與諸將射獵常出其右人心服之賊衆畏焉

頻與李希烈兇黨接戰前後擒降其驍將張嘉瑜杜文  
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收唐隨二州希烈旣平澤丁  
母憂起復右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三年代張伯儀爲  
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歲加檢校  
禮部尚書會襄州節度曹王臯卒於鎮軍中剽劫擾亂  
以澤威惠素著於襄漢復代曹王臯爲襄州刺史山南  
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卒年五十贈司空  
賻布帛米粟有差其日將宴百官廢朝改取他日  
李叔明字晉卿閬州新政人本姓鮮于氏代爲豪族兄  
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並涉學輕財



好施叔明初爲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判官乾元後爲司  
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迴紇迴紇接禮稍倨叔明離  
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於大唐子壻豈可  
恃微功而傲乎唐法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遷司門  
郎中後爲京兆少尹無幾以疾辭除右庶子出爲邛州  
刺史尋拜東川節度遂州刺史後移鎮梓州檢校戶部  
尚書時東川兵荒之後凋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  
招撫疇庶夷落獲安大曆末有閬州嚴氏子上疏稱叔  
明少孤養子於外族遂冒姓焉請復之詔從焉叔明初  
不知其從外氏姓意醜其事遂抗表乞賜宗姓代宗以

戎鎮寄重許之仍寘嚴氏子於法及駕幸奉天其子昇  
翊從叔明每私疏誠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昇奉父嚴  
訓果著勳効識者嘉之叔明旣朝京師以本官兼右僕  
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諡曰襄叔明總戎年深  
積聚財貨子孫驕淫歿纔數年遺業蕩盡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東聞喜人今代葬河南伯父寬戶  
部尚書有名於開元天寶間胄明經及第解褐補太僕  
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祕書省正字累  
轉祕書郎陳少遊陳鄭節度留後奏胄試大理司直少  
遊罷隴右節度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不得意歸免陳



少遊爲宣歙觀察復辟在幕府抱玉怒奏桐廬尉浙西  
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彥觀察  
判官許鴻謙有學識栖筠嘗異席事多咨之崔造輩皆  
所薦引一見胄深重之薦於栖筠奏授大理評事觀察  
支度使代宗以元載隳紊朝綱徵栖筠入朝內制授御  
史大夫方將大用載怙權栖筠居顧問刺舉之職與不  
平及栖筠卒胄護栖筠喪歸洛陽衆論危之胄坦然行  
心無所顧望淮南節度陳少遊奏檢校主客員外兼侍  
御史觀察判官尋爲行軍司馬遷宣州刺史楊炎初作  
相銳意爲元載報讐凡其枝黨無漏適會胄部人積胄

官時服雜俸錢爲贓者炎命酷吏負寓深按其事貶汀  
州司馬尋徵爲少府少監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  
國子司業遷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  
觀察使李兼罷省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  
胄至奏其本末罷之會京南節度樊澤移鎮襄陽宰相  
方議其人上首命胄代澤仍兼御史大夫胄簡儉恒一  
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剝下厚斂製奇錦異綾以進奉  
爲名又貴人宣命必竭公藏以買其歡胄待之有節皆  
不盈數金常賦之外無橫斂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  
時武臣多廝養畜賓介微失則奏流死胄以書生始奏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考證  
貶書記梁易從君子薄其進退賓客不以禮物議薄之  
貞元十九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諡曰成  
史臣曰三獻軍謀臣節克紹家風路嗣恭從微至著執  
法簡廉環理兵勸農獨彰善政漢衡誠慤奉職朝晟忠  
孝權謀澤威惠荆襄叔明見危誓死立政惠民胄抱義  
危行守政奉公皆賢帥矣然嗣恭聚財爲功名之瑕玷  
叔明聚財致子孫之驕淫財之汚人誠可誠也  
贊曰張路曲崔樊楊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賢帥之才西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張獻誠傳充山南西道觀察使○新書作節度使

楊朝晟傳十五年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來年正月卒

○新書十七年卒于屯据德宗本紀十五年五月卒

當從新書

臣德潛

按一百四十四卷中復立楊朝晟

傳文中略有更易惟前傳云十年春朝晟奏方渠合  
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後傳云十三年  
顯然互異

樊澤傳三年代張伯儀爲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本紀

代嗣曹王臯



外國書王...

焚毀於三平入... 陝西... 史... 考證

史...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 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考證





